

深邃的陆埠水库

乡愁

颜文祥 文/摄

像一颗闪亮的明珠，镶嵌在松林竹海中；像一面绿色的镜子，置放在山峰秀岭间。如果说余姚陆埠镇是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，那么，陆埠水库无疑是这幅画中最动人的地方。

陆埠水库位于姚江支流陆埠大溪的乌石山脚下，距下游的浙东名镇陆埠镇只有3公里。如果从余姚城区出发，沿陆上线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，翻越西吞岭之后，就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陆埠水库了。

陆埠水库的主色调只有一个字，绿。春的嫩绿，夏的浓绿，秋的深绿，冬的青绿。当然，春的嫩绿中还有一团团的红，那是山坡上映山红的热情；而冬的青绿中则有一点点的白，那是山顶上还没有融化的雪迹。陆埠水库看上去并不是很开阔，两岸青山仿佛是大地母亲的两只巨手，紧紧地把她抱在怀中。大坝不远处的水面上，耸立着一座浓绿如黛的小山，这小山像一块翡翠，挂在水库的胸前。目光越过小山，又是一脉如玉带般飘逸的山岭，起起伏伏，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袁

马的村庄。正是这条玉带，把水面一分为二，青山倒映在水中，就像一行的诗朦朦胧胧地写在一幅山水画的留白处，别有一番风韵。也因此，陆埠水库尽管库容面积达2871万立方米，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波澜壮阔的感觉，反倒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味道。但这种小家碧玉是深邃的。

其实，走近陆埠水库，不单单是为了体悟山水的灵动，还应该去亲近山水之时感受红色的情怀。是的，陆埠水库的四周，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传奇，许多地方浸润着革命先烈的鲜血。

陆埠水库的上游是一个叫袁马的山村，有着“养生福地、阁老故里”的美名。当年四明山上的抗日游击战，有几次曾在这里响起枪声。翻开余姚的革命史，就有着关于袁马可歌可泣的一页。1942年10月10日晚，新四军三北游击司令部根据“坚持三北、开辟四明、在完全占领四明后，争取控制会稽山”的工作方针，由谭启龙、何克希率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人员、四中队和教导队的官兵向四明山挺进，于14日在石门遭到国民党慈溪警察大队200余人的偷袭，在何克希司令的指挥下，我军投入战斗，并取得了挺进四明山的第一仗胜利。之后，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选

定以袁马村为中心，分别设在袁马大洋弄和大洋弄不远处的横地，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帷幕。

离开袁马，沿袁毛线而上，很快就到了一个叫袁陈的山村。离这个山村不远有一个叫茅庵的地方，它就像一粒革命的火种，点亮了当年的整个四明山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，在四明山区留下了不足一百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，分散隐蔽在各地，坚持斗争。1946年6月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，反动当局对四明山进行了大规模清剿。当时分散隐蔽在深山里的同志，紧紧依靠群众的掩护和支持，遵循“保存力量、等待时机”“依靠群众、依靠山地”的策略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“清剿”，1947年5月11日，中共四明山工委在陆埠镇孔丞村附近的“集中公馆”召开会议，提出了“从隐蔽坚持转变为发展游击斗争尽快创建主力武装，用军事打开局面”的指导方针，决定把分散在四明地区的各县武工队集中起来，建立一支四明武装。1947年5月15日晚上，在陆埠镇袁陈村西北山上的草茅庵，中共四明工委的顾德欢、陈布衣、

朱之光、钱铭岐等领导同志及武装人员和地方干部共70余人，集合在一起举行了四明主力武装成立大会，组建起了一支人民武装，这就是浙东人民革命史上著名的“草茅庵建军”。尽管这支队伍当初只有指战员43名，但它实现了四明山区从分散斗争向公开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，对四明地区乃至整个浙东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今天，陆埠人民为了缅怀革命先烈，在陆埠水库下游的撞钟山上建立了一个红色主题公园。撞钟山位于陆埠镇南首，青山碧水，景色优美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撞钟山麓曾发生过悲壮的洋菜厂事件。在撞钟山西麓还埋葬着在梁弄狮子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王志祥（又名王履本）烈士。红色主题公园由陆埠镇离退休老同志发起，自1997年春至2006年先后投入资金260余万元，大部分资金由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及部门捐助，分四期建成革命烈士纪念碑与钟山亭等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名，由抗战时期浙东区委书记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同志亲笔题。

如今，走近陆埠水库，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一片秀丽的风光，还有一段值得缅怀的峥嵘岁月。



远眺陆埠水库大坝。



陆埠水库风光。

百丈街的岁月气息

蔡体宽

走上老江桥，朝东右行，记忆里的百丈街，与眼前的景象常常在脑海里叠影。

老江桥东堍有条灰街，小学同学海林的外婆住在靠江边的两层旧楼里，后门就是江堤。站在那里，看桥上人来人往，望桥下，江面上的景色更是神奇。55年前，海林的外婆来上海时，正巧我在海林家里，与她相识，后来我家人每年来甬和她来往。外婆一张圆脸生得慈眉善目，待人真挚，助人不言，和我祖母成了知交。我们返沪时，她常立在家门口目送，含着依依不舍之情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灰街的这栋旧楼里住过几天。踏上木梯，二楼的地板、木窗亦会震动。前楼墙上挂着旧时的两幅彩色的画，记得其中一幅画的内容是一人在有篷的船上摇着橹，寂静的河，岸上是寺院的墙。

在通往百丈街的路口处，有一家肉铺，还有一家豆制品店。天还未亮，忽闻人声，不多时，即归平静。晨起开门一看，原是排队买豆制品的居民散了。

朝东走，过了灰街口，就见楼茂记。当年那里较好的酱油1角9分一斤，有豆腐干的香味。1968年春天，我曾买过几斤带往上海。楼茂记是典型的旧式店家，有木头窗门、木头柜台，有褐色与淡黄的缸甃，店堂里散发着一股酱香气。后来，我调到宁波工作，去楼茂记买酱油酱品的机会就更多了。

楼茂记店面有个转角，靠百丈街的一面，隔马路有一家东海照相馆，它的隔壁是新华理发店。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多幅人像照，透过理发店的大玻璃可以窥见顾客坐在转椅上。沿着这些店面，继续朝东移步，即到邮政所门口了，人行道旁有一只绿色邮筒，我时常去那里买报纸杂志。37年前，在轮船上，同船遇到一对母子，均是邮电职工，他们说百丈邮政所是宁波较大的一家邮政所，曾在那里工作过。

那时，我上下班乘坐厂车，停靠点先后在姚江北岸和战船街那里。上班与归家都从百丈街上经过。早晨从潘火桥骑自行车到七塔寺旁的糕点店停一停，买糕糯米饺之类的点心。或再朝前至大戴家街口的“赵大有”，买上两只青团金团。深秋初冬，天日渐短，下班晚归，经百丈街，已是万家灯火。过了黄栢

花弄口，有一家副食品商店，店面较宽阔，店内的光照亮着路面，我常在那里买点零食带回家。

经过副食品店，隔了几家居民住户，有一家小小的烟杂店。常见父女俩在内，父亲短发已白，女儿将近中年，梳两角短辫。经过店堂，中间隔层板壁，板后见楼梯，家门在后面，收拾得很干净。在那店里，我买过蛤蚧油、帆船牌线团、信纸信封这些小东西。日子平常，时光平静。

此烟杂店离华严街口不远，斜对有条广福街。这条路曾引起我的兴趣，过去我所住上海城隍庙宁波工作，去那店里剃头，他一边理发一边喃喃自语：“这样清清爽爽。”

广福街旁有一户人家，摆了书报摊，我曾在他家包月订阅沪上晚报，每日下班路过去取。有时晚了，他全家正吃饭，会说一句“车子慢慢踏”。从此处朝西走一段路，有一家煤饼工场，门面敞亮，远远听见轧压煤饼的机器声，边做边卖。同事送了我一张煤饼票，到了星期天，我向邻居借了手拉车，去那工场买煤饼。煤饼用塑料布团团围牢，一路颠簸，拉到潘火桥时，煤饼已成煤粉，只好掺水搓煤球了。

岁月的气息，在生活的细节里静静地呈现出来。如今路过此地，昔日的百丈街重新回到了记忆里。

履痕依稀石板路

风物

张晓红/文 顾 玮/摄

家乡北仑大碇，是个水乡古镇。

从前人造屋，会先筑路。夯基安柱立字，恭请石匠师傅坐上首，百作手艺，石匠为先。老石匠会要求主人家先铺设好屋四围的石板路。这大屋周围的石板路，称为“官路”。

行官路也有行官路的规矩：空手让扁担，轻担让重担；有老人孩童独自行走，需上前询问或尾随同行，以示关注；遇乞丐挈篮回家，要上前招呼：“发财人客来啦！”借机看一下是否空篮。是空篮，要往内丢几个铜板或可食之物。

小时候，当我们跟随母亲从“碾上墩”古桥走进弄巷中的石板路时，市井喧嚣远去了。石板路如一条条月白色的绸带，柔柔地迤迤通幽，如画如梦。有淡淡的泡桐花和桂花的馨香，从高高的马头墙上弥散开来，黑漆斑驳的木板门上，闲坐着看街景的安详老人……

乡村中的石板路，能容纳农人满满谷箩担的重压和沾满泥粪双足的踩踏，也能承载红白大事吹拉弹唱的喜怒哀乐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有河流、水田环绕的周隘陈村。村里有一幢叫“中书第”的陈姓大屋，大门开在大路中央朝正南，大门口往东西向的大石板路，被称为“中书第大路”。我常常和小伙伴一起，在黄昏淡淡的夕阳余晖中，行走于这条石板路上去看电影。

大路中央有未及铲去的一堆堆老牛屎，“中书第”乌漆大门口还晒着一节节金黄的稻草。

我家当时住的是“王万生”大屋。大屋北墙外那条少有人行走的大石板路，被称为“王万生大路”。站在这条石板路上远眺，可以看到老贺、前宋等几个村子。我们吟着“青石板，石板青，青石板上钉铜钉”的儿童歌，在石板上玩“造房子”，玩“老鹰捉小鸡”……

我们还喜欢在大门口的稻田沟渠和石板路交界处铺设的“起翘石板”上玩。这“起翘石板”，前是为了防强盗而铺设，我们却把它当作“跷跷板”，一人踩一头，“咯笃、咯笃”地踩，真好玩！

冬天的晚上，有打更的老爷爷从石板路上走过：“家家楼上楼下，灶口地缸，火烛小心……”竹梆“梆”一声，脚踩起翘石板

“咯笃”一声，在空寂的冬夜格外清越好听。

有一年夏天，有小偷把冷饭筒箕偷了去。我们几个小孩准备着，待晚上起翘石板“咯笃”响了，就起床来喊捉贼。

正当大家听见声响要喊时，却被母亲拦住。她说从石板路重重的脚步声，听出是可怜的阿通，他又聋又哑，手脚都有残疾，干不了活，就随他去吧。

转眼到了腊月大雪的天气，北墙外的石板路上有了厚厚的积雪，我们在那打雪仗、堆雪人。傍晚，王家阿娘说：灶间只能关门不能落门。落雪天，阿通不能出去讨饭了，肯定要倒冷饭，省得他开门麻烦。于是我把一碗饭和一碗燥菜斋放在汤锅里。

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阿娘和其他人都未发现阿通来过，一连

几天都没来。阿娘就拄了根棒头，挪到积雪还很厚的北墙外的石板路上去张望。阿通是老贺村那边人。白茫茫的石板路上，印下了阿娘一串浅浅的尖俏俏的脚印，和圆圆的小孔似的棒头印。哪有阿通的身影？

记得小时候过年，母亲常常带我们去中街的“天宝堂”王家阿太太家。中街所铺设的石板路很考究，用的是朱家尖运来的白色带青的大石板。从正月十四上灯夜起，“天宝堂”门前宽阔平整的石板路上，就有一班班行灯会的人来舞龙、耍大头和尚。管门的老伯把赏钱用小布袋装了，赏钱发得“手骨酸”，一直要热闹到正月十八落灯为止。

母亲讲过，陈布雷先生是“天宝堂”的女婿，母亲唤他的夫人叫姑婆。那一年，新女婿第一次上门，虽然他事先关照过不喜欢张扬热闹，但当家太公知他是望族名门的公子，认为不能失了“天宝堂”的面子，还是以隆重的礼节相迎。他们请来一班吹打乐队，和“天宝堂”所有男丁一起，分列大路两旁，恭迎贵客来临。

派去打探的两名仆人飞奔来报，说有三名轿夫相随的布雷先生的大轿，在古桥东街那边停驻，先生下轿，托帽在手，从桥上沿着石板路步行过来了。石板路上，围观者人山人海。

“就是这条石板路吗？”我问母亲。

低头看，一块块规整的青石板，厚薄匀称，透着淡淡的玉青色的柔和光泽，质地纹理细腻光滑，犹如大理石——这用来玩“造房子”游戏，多好！



石板路连着乡愁。

红酿豆腐

回味

林亚玉

阿强嫂是村里的志愿者，经常去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。去年重阳节去看望老人时，有位阿婆几次提到红酿豆腐，说用苋菜捣肉制作的红酿豆腐真好吃，梦里也想着年轻时做红酿豆腐的情景。她的话引起好几位老人的共鸣。有位阿公回忆，当大人磨好豆时，几个小孩直奔石磨前，用手指头到磨槽中残留的汁液，嘴不住地吮吸指头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今年春天，阿强嫂特意在门口的花坛上撒下苋菜种子。阳光、雨露将苋菜苗哺育得嫩艾艾，“小菜妹”人见人爱。阿强嫂见“小菜妹”可以移植了，就在一畦田里栽种好。到夏天，苋菜成了“女汉子”，秆子挺拔，长势喜人。立秋时节，苋菜已跟阿强嫂齐耳高，秆子粗壮实实。满心欢喜的阿强嫂在苋菜面前自言自语：“你们可派大用场了。”她留下几棵作种，其余齐根斩下，撒去老叶，把茎秆成一段段，用盐腌在甃里。过些日子，投入些许生黄豆，意在让它们相亲相爱，更好发酵，制造臭味。

早在芒种时节，阿强嫂就在另一畦田里点播上了九月毛豆。“豆朗（间距宽）多荚，麦朗多叶”，那间距须掌握有度，每坑里放进两三颗豆子，交错着放。为了防止虫咬和蛤蚧偷吃豆子，她还特意在上面覆盖了麦芒。待豆苗拱出土，她更是关注：锄草、打豆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豆花开了，先中间，继而向上开。豆荚长出来了，艳阳抚摸着它们，它们一天天胖了起来，一嘟噜一嘟噜，惹人怜爱。中秋时节，可以采摘一部分了。阿强嫂走在田路上的脚步非常轻快。

大多数毛豆成熟了，既不嫩也不老，制作红酿豆腐的好时机到了。阿强嫂挑选最饱满的豆子，剥去壳，在水里煮熟。冷却后，注入苋菜捣肉。在小石磨上，细细地磨，嫩黄的、稠稠的豆汁流入磨槽下的甃中，又用勺子舀到玻璃瓶里分装。阿强嫂最近拔了几颗蛀牙，咀嚼食物不大如意，柔润、凉丝丝、臭中透着鲜、臭中透着甜的红酿豆腐，令他胃口大开。孙辈们吃

过麻辣豆腐、绍兴臭豆腐，也吃过红乳腐、白乳腐，却从未尝过红酿豆腐。当红酿豆腐上桌时，他们先是闻到了臭味，皱了眉头。见爷爷吃得津津有味，孙女小心翼翼地用筷子蘸了一点，慢慢地，她品出了味道，跟表弟说：“好吃！”外孙学着他姐的样子尝了一口，脸上也绽开了笑容。一碗红酿豆腐很快见底。

阿强嫂乐呵呵地给一家人讲述“红酿豆腐”的名字来历。据老辈人说，北仑三山狮子岭脚下，有个年轻的石匠师傅用黄豆糊救活了一位老汉，并且护送老汉回到岭头的家，还坚持天不越岭送豆腐。365天过去了，老汉身体恢复如常。老汉的女儿与年轻的石匠互生爱慕之情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从此，豆瓣为红娘的故事在当地广泛流传。“红娘豆瓣”，与方言“红酿豆腐”谐音，宁波地区的人都称此菜为“红酿豆腐”。

此菜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是地地道道的季节菜。孙女问：“现在黄豆、冬瓜一年四季都有，臭冬瓜瓜肉不也可以代替苋菜捣肉吗？”阿强嫂回答：“物以类聚，九月毛豆与苋菜捣肉搭配才有真味。”外孙问：“用豆浆机榨，不是比石磨更方便、更省力吗？”阿强哥回答：“方便是方便，但味道就是不一样。”阿强嫂接着说：“商家不会去做这没利润的生意。”阿强哥不无遗憾地说：“现在的人图方便，喜欢买现成的。红酿豆腐快要绝迹了。”孙辈们说：“我们把它推荐给电视台《舌尖上的美食》吧，‘农家乐’里可以推出此菜呀。”

孙辈们自告奋勇地提出，由他们去敬老院送红酿豆腐。